



悦读

新书

《找钥匙》：书写城市褶皱中的奔波与浪漫



文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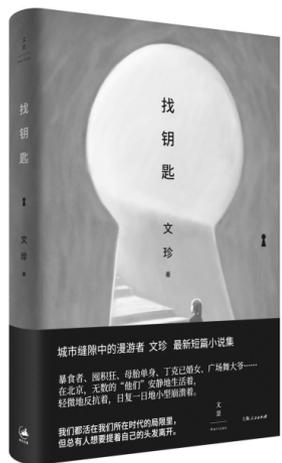
李沐杉 孙桂荣

1982年出生的文珍是地道的“80后”作家，但却不是21世纪初以或叛逆或忧伤或酷虐的生态姿态集体出场中的一员。北京大学首届创意写作学硕士毕业的她，并非以类型化的青春文学登上文坛，而是以沉着的写实笔法与尖锐的人性审视，体现了“80后”作家的另一面。新近出版的短篇小说集《找钥匙》（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年8月版）延续了其获得老舍文学奖的成名作《安翔路情事》的底层叙事路向，糅合了同步上市的新版小说集《气味之城》（原名《十一味爱》）的人性深度剖析之长，将笔触投向大时代中的小人物、大都市（北京）里的边缘角落，写尽了形形色色普通人的日常悲欢、爱恨离合。

从边缘人的视角出发

在《找钥匙》序言中，文珍从西方谚语中获得灵感，将这些串联在一起的短篇小说阐释为“一点新，一点旧，一点感慨，一点犹疑”。这种

“80后”作家文珍新近推出的短篇小说集《找钥匙》，延续了其成名作《安翔路情事》的底层叙事路向，糅合了同步上市的新版小说集《气味之城》的人性深度剖析之长，将笔触投向大时代中的小人物、大都市里的边缘角落，写尽了形形色色普通人的日常悲欢、爱恨离合。老舍文学奖等系列文学奖的获取，彰显了文坛对文珍的认可，小说集则进一步证明了她的文学实力。



我生活之外的“他者”（“常被目为边缘、同样参与了建构这城市，却始终难以真正融入主流的族群”）故事的讲述。“他们/她们”的故事为何、如何在何种程度上参与了城市建设，是贯穿文珍新作11篇小说的核心线索。

可以说，文珍这部新作每一个故事对准的都是边缘人。这种“边缘”既是指地理意义上的外地人，像《雾月初霜之北方有佳人》中影视业寒冬中无以为继、只能黯然回老家的编剧枪手，《有时雨水落在广场》中无法以广场舞的欢娱排遣孤独与冷落的外省老人；也是指阶层意义上挣扎奔波的底层人，像《张南山》中为了生存四处辗转、好心没好报的快递小哥，《胖子安详》中职业、爱情、身材管理“三失败”的女胖子；还指逸出了主流生活常态的另类者，像《河水漫过铁轨》中无论如何也找不到情感慰藉的单身人，《咪咪花生》中病倒了也只有请假条上的名字才让人知道的独居者，《淑媛梅捷在国庆假期第二日》中长假里兜兜转转独自来到办公室并不知不觉睡着的低欲望无孩者，等等。

在表面光鲜亮丽的城市褶皱中，有太多人的挣扎、奋斗、哭泣是人们习焉不察或视而不见的，文珍非常难得地抓住了，并以卓越的共情能力将每一个“他者”描绘得如同自我一样鲜活自然，这在“80后”青年作家中是独树一帜的。

“北漂”一族的新北京生活

如果说《气味之城》的关键词是爱情，《找钥匙》的关键词则是城市，准确地说是文珍生活在其中的北京城。都市写作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并不像农村文学那样占据了重心位置，但在不同年代也集结了不少作家作品。在北京城的描写上，有着京派、京味儿、京腔之说，老舍、邓友梅、王朔、叶广岑、石一枫等人都有过不同年代、不同趣味、不同风格的北京书写。文珍是更年轻一代的北京书写者，她将21世纪中国的新时代观念与北京书写联系起来，从自己熟悉的“北漂”一族的挣扎、漂泊、劳碌、奋斗出发，为愈益都市化、国际化、超大规模发展的北京城，增添了个人化、生活化的至情至性一笔。

“北漂”一族的新北京生活是文珍的书写重心。她不再诉诸北京话、北京胡同、京剧等北京城的传统象征物，也不主要在传统/现代的二元思维中展开北京文化的思考，而是瞩目于外来人口、青年一代为北京文化带来的新气象、新风貌。比如，生活压力下自我尊严的持

守，像《张南山》《雾月初霜之北方有佳人》中主人公在生活压力下选择暂时离开北京，但都以自己的方式做了种种努力、挣扎。文珍摒弃了模式化的沉沦故事，还原了奋斗者的本色。又如，灵活处事、审时度势的生活姿态，像《河水漫过铁轨》中有的年轻人对北京的“归去-返回”选择。文珍笔下的主人公在北京几乎都是租房，而非买房，这不仅是经济层面上北京“居不易”的体现，还衍生出了短暂、临时、变动、实用等人际文化，这是以往京味小说较少涉足的。还如，对北京城“又爱又恨”“且爱且恨”的矛盾、犹疑情感。新一代北京移民、打工者的典型心态，通过自己的打拼在北京扎下根来的文珍以敏锐的感知力透纸背地捕捉到了。

诗性之光的追寻

文珍是个有文学抱负的人，她说希望能够写出“人人心中有，人人笔下无”的普遍情境，写出生活在这个城市里形形色色的普通人的日常危机。从新近出版的《找钥匙》来看，其“人人心中有，人人笔下无”的艺术追求，是通过城市边缘人在平凡、庸常，甚至有些落魄的日常生活中对“诗性之光”的追寻实现的。这往往体现为对日常生活之外、逸出常规的物象、意境、氛围、风景等的书写，不但让凡俗的小人物有了不一样的精神追求，还以“诗情画意”的描摹打破了文本总体的现实主义基调，有助于小说的美学增值。

像《找钥匙》中那把油画刀样的、在臆想中割破了“我”（张松）血管的钥匙；《河水漫过铁轨》中大到狭小凌乱的房间望出去可以看到的夕阳、云彩、白杨树下匆匆驶过的绿皮火车；《雾月初霜之北方有佳人》中宋佳琦无奈离开北京前的雾月、初霜、在嘈杂闹市无意听到的诗词吟诵；《有时雨水落在广场》中伴随老刘与王红装最后（也是唯一）一次约会的沙沙沙的秋雨声；《淑媛梅捷在国庆假期第二日》中照亮了假期里空荡荡写字楼的灿烂的秋日阳光……城市褶皱中不光有奔波、残缺、飘零、劳苦，还有温馨、柔情、浪漫。正是这种“诗性之光”的植入，使文珍的边缘人书写有别于“往狼里写”“一狼到底”的极端化底层书写，尖锐而留有余地、沉郁而不失细腻。老舍文学奖、十月文学奖、上海文学奖、山花双年奖等序列文学奖的获取，彰显了文坛对这位“80后”作家的认可，小说集新作则进一步证明了她的文学实力。

（作者单位：山东师范大学）

《沙漠与餐桌：食物在丝绸之路上的起源》



[美]罗伯特·N.斯宾格三世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1年8月版

斯宾格三世是一位年轻的植物考古学家，对中亚及其周边地区拥有丰富的研究经验，发现了许多植物遗骸。本书涵盖了谷物、豆类、水果、坚果、蔬菜、香料、油和茶，记录了它们的起源、传入或传出中亚的过程。各物部分从粟米开始，这是一种以前极其重要的食物——在中亚地区作为主食广泛种植，但现在已经没落，几乎被遗忘了，人们很高兴看到它从默默无闻中被解救出来。本书另一个重要贡献是强调水果和坚果在该地区的重要性。它们在集市一个个摊位上占据主要地位，这些故事引人入胜。

《谣言心理学》



[美]尼古拉斯·迪方佐/ [澳]普拉桑特·波迪亚 著 机械工业出版社2021年8月版

生活中谣言无处不在，它们是一些未经证实的信息，与对一个群体而言很重要的某个事物有关。谣言可能是真的，也可能是假的。本书探讨了谣言的不同形态、谣言传播中的心理因素、哪些因素可能阻碍或促进人们相信谣言、影响谣言准确性的因素、控制谣言的建议等内容，详细解读了谣言的产生、传播和控制机制。谣言与人际关系、组织管理、社会影响等紧密交织在一起，因此不论是对社会心理学感兴趣的读者，还是组织管理者、媒体工作者、公共关系领域的研究者，都会从本书中获得很多关于谣言和如何应对谣言的洞见。

《我心里有个小小人》



虫虫 著 乐府文化·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21年6月版

在精神分析的历史上，由分析师记录下来的案例，太多了；而由来访者完成的翔实记录，却又太少了。画家虫虫因为焦虑和抑郁症状，开始接受精神分析，然后有意识地完成了五十多本精神分析图文日记。在这些日记里，她分析自己，也想象分析师，更记录了外部世界在内心的投射——这些原本是面对自己的记录，既诚实勇敢，又深入骨髓。内在的世界是无尽的，可以说，一个人可能的爱与痛，渴望与放弃，思考与挣扎，在这些日记里，在这个小小人的道路上，全都留下了痕迹。这本书，收集的就是这些痕迹。

（言浅 整理）

品鉴坊

《书店不死》：为了人与书更好的相遇

阅读提示

新冠疫情之下，实体书店的生存愈发困难，被迫关闭的书店越来越多。书店是否还有未来？《书店不死》是日本知名文化记者石桥毅史遍访日本全国特色书店，思考和探讨了书与书店的现在与未来、实体书店存在的意义、书店员的价值与魅力等问题，写成的一本书。当下，对经历着漫长“寒冬”时节的书店来说，能够听到响亮而肯定的“书店不死”的口号，内心会有一股暖流涌动，也能感到一丝振奋。

黄婷

最近上线的一部叫《百草园》的纪录片，记录的是不久前，武汉有名的书店“百草园”闭店前的场景。那时，许多读者冒雨赶到书店，分别抱着在店里选的一摞厚厚的书，在店外排起长队等着结账，并对店长老王表达着对书店的认可和不舍。

之前住的地方附近有一家会员制书店，给会员提供自习、工作、看书和借书的安静空间，也经常举办看电影和讲座分享等活动，深受大家喜爱。然而不久后，店里的的工作人员越来越少，文化活动也已经许久不举办，书店失去了往日的活力。后来和店长聊天得知，因为书店效益不好，难以维系，许多店员都已离职，而书店刚好开了3年时间。说到这里，店长脸上是难以掩饰的无奈。

如今开实体书店，不管是独立书店还是连锁书店，似乎都会面临随时关闭的风险。而新冠疫情的到来，让许多书店的生存愈发困难，也加速了它们的关闭速度，不少老牌书店也未能幸免。许多人不禁发出“书店是否还有未来”的疑问。对于这个问题，开书店的人和喜爱书店的读者心底虽然都想肯定回答，但难免因为现实处境的艰难而感到迷茫与底气不足。正在这时，《书店不死》（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21年10月版）一书映入眼帘，让人不禁眼前一亮。

书店未来是一个个人

《书店不死》是日本知名文化记者石桥毅史遍访日本全国特色书店，思考和探讨书与书

店的现在与未来、实体书店存在的意义、书店员的价值与魅力等问题，写成的一本书。

书中介绍的，有面积只有几平方米的小型书店，有开在地广人稀的乡村里的书店，有选择图书自成风格的老牌书店……正如作者所说，书中记录的是“那些积极传递‘书’，仿佛生来就要为此付出的”书店人。这些人如今或离开或坚守，但他们对书店的热爱影响了许多人。几平米的小型书店能卖多少书？答案是并不多，但是正如店主原田真弓女士认为的那样，这样的书店如果能开上1000家，会带来不一样的变化；开在村里的“井原心之小店”主要卖绘本类图书，为了让更多村民喜欢上绘本，井原心有段时间经常到人多的大声朗读绘本。她们相信，只要有书店存在，改变就会缓慢发生。

书中，还让人印象深刻的，是那些有“价值与魅力”的书店员。在看这本书之前，虽然知道日本爱书之人和书店数量之多在全世界都可以排在前列，但却并不了解那些书店店员在其中发挥的重要作用，而且这种书店员在国内书店也比较少见。

在能及时反映出顾客购买的商品名称及数目，并基于此对商品库存与销售额进行管理的POS系统进入到书店之前，一些书店店员会因为他们独特的眼光，把某本好书挖掘出来，通过手写海报等方式，让更多人关注到这本书，让书变得畅销；有的店员会根据自己丰富的阅读经验，成功预判到某本书会大卖，提前准备好库存，带动店里的销售；还有的店员会扶持一些有潜力的新人作家，帮他们与出版社牵线搭桥，让他们的写作实力得以发挥……对店员



来说，这些是很有成就感的事情，也能充分调动他们的积极性，有些人也因此成为书店领域内具有影响力的店员、意见领袖的领袖型书店员。那是一个书店店员被推到重要位置，也是每个书店图书都有差异，百花齐放的年代。

然而在POS系统被引入书店后，这些优秀店员发挥的功能被替代。系统一旦查询到某本书卖得比较好，就会把这本书推荐到其他书店。在被摆上许多书店的重要位置后，不仅这本书会因为过于常见变得寻常，其他好书也会被放到更不显眼的位置。而因为按照总部提供的书单摆放书籍，不少书店的书也都变得雷同。也就是说，对书的评判标准毫不意外地从“内容好不好”变成“销量好不好”，书店的引导功能被弱化，而这正是许多爱书之人所看重的。

“如果说书店还有未来，那能再次创造这个未来的，是一个个人。”《书店不死》虽然原版出版于十年前，但是其刚好也是写于日本书店面临电子书冲击，经营困难，不得不转型的时期，对如今国内书店仍有借鉴意义。

只要还有书店

前两天看到有关书店的消息，一边是网红书店“言几又”接连闭店，且拖欠员工工资，一边是迅速扩张的西西弗书店，在全国已经开了300多家分店。这算得上是一好一坏的消息，让人对当下书店的现状有了更多思考。

书店的发展前景确实不容乐观，但是好在也不是完全没有希望。让人欣慰的是，仍旧有人接过前书店人的接力棒，继续着理想主义者的坚守。《书店不死》中记录了一群这样的人，我们身边也有人如此。开头提到的那家会员制书店，店长在气馁过后，很坚定地说他会尽最大可能把书店开下去。

纪录片《百草园》中，因为书店已经断电，所以读者便自备照明工具，在黑暗的书店打着电筒安静有序地找书。那个场景让人感动，电筒发出的微弱光芒仿佛也预示着，尽管书店可能越开越少，越开越艰难，但只要还有书店，那束光就会照进读者心中，为他们提供精神的栖息地，也会点亮一座城市，为其增添一丝温度。

“为了人与书的相遇”，这是百草园书店标语之一，同样也出现在不久前出版的《如果没有书店：中国书店迷打卡计划》一书的显眼位置。对于开书店和喜欢书店的人来说，卖书固然只是维系其生存的主要方式，但是让更多人知道书店的存在，喜欢上书，养成阅读的习惯，把每本书送到喜欢它们的读者手上，是他们更愿意看到的事情。

有关书店能否生存，以及如何生存的话题并不新颖，谈论书和书店的书籍也有许多，但对经历着漫长“寒冬”时节的书店来说，对于心底希望更多书店能坚持下去，但未来不容乐观的爱书之人来说，能够听到响亮而肯定的“书店不死”的口号，或者看到一本叫《书店不死》的书，内心会有一股暖流涌动，也能感到一丝振奋。

在《如果没有书店》中，作者绿茶，同样也是著名书评人的他提到，“实体书店在疫情过后将面临全新转型，书店业也必将全新洗牌，整合成后疫情时代的书店生态。”是的，书店不会死，而是会换个方式重新出现在大家面前。我们期待那一天的到来。